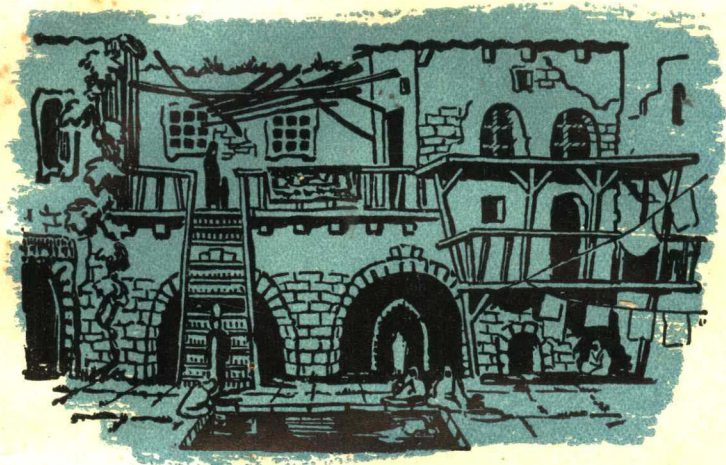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房子

狄 普 著
郝 远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大 房 子

〔阿尔及利亚〕狄 普 著

郝 运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Mohammed Dib
La Grande Maison

本書根據 Editions du Seuil, Paris, 1952 年版本譯出

大 房 子

原 著 者 〔阿尔及利亚〕狄普
翻 譯 者 郝 运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45/8 字數：89,000

1959 年 7 月第 1 版

195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10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0078·0913

定價：(九) 0.40 元

內 容 提 要

大房子是阿尔及利亚进步作家狄普的“阿尔及利亚”三部曲的第一部。第二部是火灾，第三部是織布机。

大房子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城市里貧民的生活。大量城市貧民在法国殖民者的压榨下，过着貧困的日子，終年受着飢餓的折磨。通过本書主人公奧馬尔和他一家的遭遇，我們可以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悲慘的命运。但是覺醒了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經懂得了使他們貧困的原因，他們开始了斗争。坚强的革命家哈米德在人民当中宣傳革命的道理，最后被捕，然而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正方兴未艾。

“把你吃的分給我一点!”

奧馬尔立在拉希德·貝列面前。

并不只有奧馬尔一个人;伸开的手密密麻麻一大堆,每一只手都在要求它的一份。拉希德·貝列撕了一小块面包,放在最近的一个手心里。

“还有我! 还有我!”

大家众口同声的要求; 拉希德不高兴了。每一只手都想搶他的面包头。

“我! 我!”

“我,你沒有給过我!”

“都讓哈里姆一个人拿去了。”

“不,不是我拿的!”

受到四面的圍攻, 拉希德拚命的逃,后面跟着一群孩子,哇哇乱叫。奧馬尔一看沒有有什么希望,就不再追了。

他往別的地方走去。孩子們正在安安靜靜的啃面包。他在一堆堆的孩子中間繞来繞去,繞了很久,后来突然一下子插到乱哄哄的孩子們中間,从一个矮胖子手里把面包搶走,紧接着跑到学校的中心,卷入游戏和叫嚷的大漩渦里,不見了。那个倒霉的孩子只好留在原来的地方叫喊。

每天都有些学生受到他的敲詐。他要他們分一份給他，如果他們不立刻执行他的命令，常常会受到懲罰。他們很听话的把自己的点心分开，两份都遞給他，讓他先挑。

即使他們中間有一个在整个休息時間里躲着他，也不能下决心一直躲下去。他会在放学的时候，或者另一課下課休息的时候等着奧馬尔。远远的一看見奧馬尔，他就哭起来。他受到了懲罰，最后还把点心全部交給奧馬尔。

但是最狡猾的却在上課的时候就把面包吃掉。

“今天我什么也沒有带来，”他們說，并且把口袋翻过来。奧馬尔把所有的东西都搶过来，占为己有。

“你是讓別人給你藏起來了吧？”

“沒有，我可以賭咒。”

“不要撒謊！”

“我可以賭咒。”

“你以后不要来要求我保护你，哼！”

“我賭咒明天一定給你一大块面包。”

这孩子用手比了比他答应給他的面包的大小。奧馬尔把他的帽子扔在地上，用脚踩，那个罪犯象一条受尽折磨的狗似的哇哇叫个不停。

他就是这样保护受年紀大的学生欺侮的人；他取的那份儿点心不过是他应得的报酬。他已經十岁了，正好处在那些嘴唇上刚开始长出黑絨毛的、高班級的小伙子和低班級的拖鼻涕的孩子中間。大孩子为了报复，攻击他，但是任什么也得不到。奧馬尔身上从来不帶面包。他和他的敌人們打完了架，鼻子和牙齿都是血，脏衣服比以前也更破了。

不过也仅此而已。

奧馬尔在达尔·斯别塔尔①是用另外的办法获得面包的。雅米娜，一个矮小好看的女人，每天早上从菜市回来，总要带回来满满一篮子东西。她常常差奧馬尔跑跑腿。他替她买煤，到公用水池提水，到面包店取面包……雅米娜等他回来，就給他一片面包，再加上一个水果或者一个烤辣椒——有时候还加上一块肉或者一条油煎沙丁魚。她往往在吃过中飯或者晚飯以后叫他。孩子掀起門帘——吃飯的时间，每一家都放下門帘——她叫他进来，把留給他的好吃的东西放在一只盘子里端給他，又随手从圓圓的白面包上撕一块給他。

“吃吧，孩子。”

她撇下他以后，就在屋里忙来忙去。雅米娜給他的都是吃剩下来的东西，不过很干淨；就是最爱挑剔的人也沒有什么好說的。这个寡妇并不把他看成一条狗；这一点使他很称心。一点不丢臉。奧馬尔受到这样的关切，真是受寵若惊。每一次都得雅米娜劝他，他才肯碰这些吃食。

有一个小家伙远远的站在一边，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一对大眼睛黑得跟煤块一样，臉色蒼白，愁容滿面。奧馬尔仔細的看看他，这个孩子两只手放在背后，靠在风雨操場的一根柱子上，不参加游戏。奧馬尔在院子里繞了一个圈子，从一棵法国梧桐后面冒出来，讓剩下来的一块面包头落在

① 达尔·斯别塔尔 (Dar Sbitar): 阿尔及利亚城市里住滿穷苦人家的大杂院。

他面前。他假装沒有注意到，繼續向前跑。跑完一段相当距离，才停下来，偷偷的看。他远远的看見他盯着面包瞅了一会儿，才偷偷的拾起来，塞在嘴里。

这孩子缩作一团。瘦瘦的上身裹着一件草綠色的夏天穿的斜紋布上装；一条太长的短褲的褲管底下露出两条細麻秆般的腿。臉上突然露出天使般快乐的表情；他轉过身去，臉朝着柱子。奧馬尔不明白自己怎么了，只觉得喉嚨里发哽。他跑到学校的大院子里，嗚嗚的哭起来了。

“中飯就吃这个嗎？”

阿依尼理着矮小而多刺的野薊菜。

“嗯，中飯就吃这个。”

“几点鐘吃？現在已經十一点半了。”

“等燒好了就吃。”

“他媽的又是薊菜。”

奧馬尔准备再出去了。

“去吧。男人生来就不是呆在家里的。”

他的母亲想到了房东席·薩拉，这个人非常討厭房客的孩子。他不許他們在院子里玩；如果他在院子里撞見他們，就把他們推倒，还要跟他們的父母找麻煩。做父母的从来也不敢頂撞他；他們看見他，不是态度謙卑的呆在那儿，就是避到自己的屋里去。見了房东，他們是又敬又怕，不知所措。席·薩拉不在的时候，他的妻子，一个长得獐头鼠目的老太婆，就用海鷗般的声音罵他們。

奧馬尔这时候耽在家里，簡直是找倒霉。

他停下来。

“你不害臊，簡直象女孩子！”

阿依尼打算抓住他的胳膊。白費力气。他躲开了她的手。她突然把切薊菜的刀扔过去。孩子大叫一声；他連忙用脚把刀勾过来，握着刀冲出去，背后傳来了阿依尼的罵声。

“草綠上装”的两只大眼睛象受惊的野兽，流露出急切的詢問神气。奧馬尔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等待、焦急的希望和不安。但是，他臉上慢慢的露出了一絲微笑。他的鼻翼下出現了两条生硬的皺紋，把他的臉都拉长了。

奧馬尔笔直的朝他走过去，放了一样东西在他又狹又小的手上。这孩子盯着他的眼睛看，什么也沒有說。

“閉上眼睛，張开嘴，”奧馬尔命令他。

“草綠上装”放心大胆的閉上眼睛，張开嘴。奧馬尔的手敏捷的从口袋里伸出来，放了一块糖在他的舌头上，接着就跑了。

到学校来念書的商人、財主和官員的儿子，不管是奧馬尔还是別的孩子，只要敢碰一碰他們，就要受到老师严厉的懲罰。攻击他們要冒很大的危險，因为有許多學生和教員都巴結他們。

他們中間有一个叫德利斯·貝尔·荷查的，是个愚蠢而又驕傲的孩子。在課間休息的时候，不但把面包——这已經很了不起了——还把蛋糕和糖果露給大家看。他靠在牆上，他那班子忠实的部下圍着他，他从容不迫的吃着。时

不时有一个人弯下腰去拾掉在地上的面包渣儿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德利斯把东西分给别人吃；奧馬尔不懂为什么所有的人还要这样围着他。是一个不愁吃的人在他們心里引起模糊的尊敬呢？还是他們被这个柔弱愚蠢的孩子代表的神圣权力迷住了呢？

德利斯有一个同学在四点钟的时候，負責替他背綉着金花銀花的皮書包。其余的同学在快該上学的时候去接他，陪着他到学校来，一直要等到鐘声响了，他們才和他分开。大家都爭着陪他，爭着把手搭在他肩膀上。

他經常买些炒青豆、豆粉餅和水果糖，他甚至还有饅呢！在下午一点鐘以前不久，有些小販子把攤子摆在一条黑压压都是小學生的街上。他向这些小販买上五六包炒青豆，分給他的同伴每人一粒。如果他們抱怨或者嘲笑他，他比他們嚷得还要厉害：

“我呢，我还剩下多少？你們是想我都給你們？”

每天早晨，在塞飽肚子以后，他总是講他头天晚上吃过什么。而在下午休息的时候，就講中飯吃的什么。无非是整条的烤羊腿、鷄、加了奶油和糖的肉粥、从来还没有人听见过的加了杏仁和蜜的蛋糕，难道这是真的嗎？这个蠢貨，也許並沒有夸大吧！……孩子們在他叙述的这些食物前面，一个个都惊得呆住了。而他呢，仍然滔滔不絕的說着他已經消化了的食物，那些食物丰富得叫人难以相信。

所有的眼睛都抬起来，奇怪的打量他。其中有一个人喘着气大胆的問他：

“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大的一块肉嗎？”

“我吃了那么大一块肉。”

“还有李子干？”

“还有李子干。”

“还有土豆炒蛋？”

“还有土豆炒蛋。”

“还有豌豆烧肉？”

“还有豌豆烧肉。”

“还有香蕉？”

“还有香蕉。”

提問題的人不說話了。

奧馬尔在院子里找來找去。“草綠上裝”在哪兒呢？他遇見了好幾個同學，猛然的撞到他們身上。他們在他經過的時候抓住他，叫他。但是沒有那個孩子的影子。

他突然想到再也不會見到他了。平時他看見他總是靠在風雨操場的那根柱子上，“草綠上裝”看起來很老實，老是遠遠的避開別的孩子。

宣布休息結束的鐘聲就要響了。院子裡混亂情況已經達到頂點。遊戲越來越起勁，空氣中充滿叫聲。這正是最後幾分鐘的信號；奧馬尔憑他做小學生的本能就可以知道。

這件事在他的腦海裡有了悲劇的意味。他還在尋找“草綠上裝”。

突然間仿佛他和生活只是通過一些說不明白的關係聯系在一起。他周圍的一切好象都很奇怪；各處都找不到“草綠上裝”。如果沒有“草綠上裝”，他會變得怎麼樣呢？

鐘聲響了。奧馬尔和同學們排在一起。

他想象着“草綠上裝”——一定在他父母家里吧？——还在等他，他想象着他坐在“梅依达”^①前面，他想象着他在——一座大房子的院子里玩……

老师抽着他的用橄欖树的木头做的細教鞭，学生們两个一排的走进教室。

奧馬尔眼睛望着前面，嘴唇抖动着。由于心里越来越急，他想象到“草綠上裝”說不定已經死了。

但是正当他关門的时候；这孩子的瘦弱的影子奔过学校的院子。

他們剛挤进各人的課桌，老师就用嘹亮的声音宣布：

“修身！”

修身課。奧馬尔要利用这堂課的时间，慢慢吃他口袋里的面包，这块面包本来是留給“草綠上裝”的，可是沒能交給他。

老师在書桌中間走了几步；鞋底在地板上擦出的沙沙声，脚踢凳子的声音，叫人的声音，笑声，窃窃私語的声音都停止了。象施了魔法似的，寂靜籠罩着整个教室；学生們屏住呼吸，变成了十全十美的伊斯兰教隱士。但是，尽管他們一动不动，尽管他們专心一志，教室里还是飄浮着一种象阳光一样輕松、活潑、舒暢的喜悅气氛。

哈桑先生很滿意，一直走到講台跟前，翻了翻一本大練習簿。他郑重的說：

① “梅依达”(Meida)：矮小的圓桌子。

“祖国。”

这个宣布得到的反应很冷淡。誰也不懂。这两个字仿佛悬挂在空中，不停的摆动。

“你們中間有誰知道‘祖国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寂靜的教室里好象起了漣漪的水面。教鞭啪的一声抽在一張課桌上，秩序又恢复了。學生們在周圍找來找去，他們的眼光在桌子中間、牆上、窗上、天花板上和老師的臉上打轉；显然的，它并不在這兒。祖国不在教室里。學生們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有的學生根本就不去想它，耐心的等着。

布拉希姆·巴里舉起手來。瞧這一個！難道他知道？他一定知道。他又舉了一次手，那他一定知道。

“法國是我們的母國①，”布拉希姆大聲說。

他說的時候帶着學生讀書時都有的那種鼻音。所有的學生聽見了，都打樞子，現在大家都想說話了。他們沒有得到准許，就爭先恐後的把那句話同樣的說了一遍。

奧馬爾閉着嘴抿着一小塊麵包。法國，首都巴黎。這個他已經知道了。城裏見到的法國人都是從這個國家來的。要到那兒去或者從那兒來，必須過海，坐輪船才成……海就是地中海。他可從來沒有見過海，也從來沒有見過輪船。不過他知道那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咸水和一種飄浮水面的木板。法國，一張彩色的插圖。這個如此遙遠的國家怎麼會

① 母國：一譯“宗主國”。在法文中，是由“母親”（mère）和“祖國”（patrie）兩字合成。

是他的母亲呢？他的母亲在家里，是阿依尼；他没有两个母亲。阿依尼不是法国。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。奧馬尔发现了一个謊話。是祖国也好，不是祖国也好，反正法国不是他的母亲。他为了避免挨橄欖树的木头做的教鞭，学会了說謊話。讀書就是这么回事。作文呢：描写爐火边的一个夜晚……哈桑先生讀了几段文章启发他們的文思，文章里提到几个孩子低着头用功讀書。灯光照在桌子上。爸爸坐在沙发里看报，媽媽綉花。于是奧馬尔又得說謊了。他接着补充：壁爐里烧着熊熊的火，鐘摆发出的的答答的声音，天黑了，虽然外面刮风下雨，可是家里却弥漫着温暖的气氛。啊！在家里挨着爐火有多么舒服！或者这样补充：乡下有一所房子，你在那儿过暑假。墙上爬满了长春藤；溪水在附近草地上潺潺的流着。放怀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气該多么幸福啊！或者这样补充：农民，快乐的农民一边扶犁一边唱歌，百灵鳥婉轉的叫声陪伴着他。或者这样补充：厨房里一排排的鍋子擦得可以照見人影。或者这样补充：圣诞节，家里栽一棵聖誕树，树上挂滿金絲銀綫和五顏六色的小球，袜子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玩具。再不然这样补充：开斋节①吃蛋糕和宰牲节②宰羊……这就是生活！

學生們私下說：誰頂會說謊，把謊話說得頭頭是道，誰就是班上最好的學生。

① 开斋节(Aïd—Seghir)：伊斯兰教的节日，回历10月1日。

② 宰牲节(Aïd—Kebir)：伊斯兰教的节日，又叫古尔邦节，回历12月10日。

奧馬尔想着嘴里的面包的滋味，老师在他旁边叫大家守秩序。兀置的活潑和好动总是和校規的刻板和單調不停的在互相較量。哈桑先生开始上課。

“祖國是我們祖先的土地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世代代居住的地方。”

他講到这儿，反復的解釋，發揮。孩子們被強迫的定下心来聽講，努力往腦子里記。

“祖國不單單指人們在上面生活的土地，还包括全体居民和土地上的一切。”

不可能全部時間都想到面包。奧馬尔只好把他明天的一份省給“草綠上裝”。“草綠上裝”也包括在祖國里面嗎？既然老師說……不管怎么样，这总归是有点滑稽：“草綠上裝”……还有他的母亲，还有阿烏依夏，梅利叶姆和达尔·斯别塔尔的居民呢？他們都包括在祖國里面嗎？哈米德·薩拉叶也包括在里面嗎？

“当外国人来到，并且以主人自居的时候，祖國就处在危險之中了。这些外国人就是敌人，整个民族應該起来反抗他們，保卫受到威脅的祖國。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发生戰爭。本国的人應該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保卫祖國。”

哪一个是他的国家呢？奧馬尔真希望老師說出来，好讓他知道。那些以主人自居的坏蛋在哪儿呢？他的国家，他的祖國的敌人是什么呢？奧馬尔因为面包的滋味很好，不敢張开嘴来問。

“那些特別热爱自己的祖國，并且为它的幸福和利益行动的人，就是爱国者。”

老师說話的声調很庄严，震得整个教室都发出回声。

他走过来又走过去。

哈桑先生是个爱国者嗎？哈米德·薩拉叶也是个爱国者嗎？怎么会他們两个人都是呢？老师可以說是一个有名望的人；哈米德·薩拉叶却是一个被警察常常盘問的人。那么，两个人中間誰是爱国者呢？他找不到答案。

奧馬尔听到老师說阿拉伯話，吃了一惊。不正是他禁止他們說阿拉伯話的嗎？真見鬼！这还是头一次！虽然奧馬尔不是不知道老师是伊斯兰教徒，——他叫哈桑先生，——也不是不知道他住在哪儿，但是仍然感到詫异。他甚至不能想象他能够說阿拉伯話。

他用低沉，然而貫穿着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的声音說：

“如果有人對你們說法国是你們的祖國，那不是真的。”

見鬼！奧馬尔早就知道這是一個謊話。

哈桑先生克制住自己。但是在好幾分鐘的時間內都显得很激动。他好象还有什么話要說。但是，是什麼話呢？莫非有一種更大的力量阻止他說出來嗎？

因此他沒有向孩子們說明，他們的祖國究竟是哪一個國家。

十一點鐘，學校門口展開了一場石子戰。一直打到沿城牆的大路還沒有住手。

這些遭遇戰很激烈，有時還要流血，一連要繼續好幾天才能停下來。由各個區的孩子組成的兩個陣營，都有很多特等的戰士。奧馬尔這一伙的戰士打勝仗靠的是他們的狡

猎、敏捷和勇敢。他們的人数虽然少，但是最可怕。人們一提到尔赫巴区的孩子，就会想到那些誰也說服不了的可怕的惡魔。有多少次他們追趕他們的敵人，追到市中心，甚至追到大池子，在安靜的市民中間撒下了恐怖！

在冬季的这些日子里，他們象一群豺狼似的冲进工地，搶木板生火。他們在荒地上把火生得旺旺的，大的和小的——一起圍着火怪声叫喊，打破了寂靜。

除了街道以外，奧馬尔不知道还有別的什么地方可以供他玩的。他一睡醒就往街上跑，誰也阻止不了他，連他母亲也沒有办法。他們搬过十来次家，但是每个区的“德尔布”^①間和建筑工地上，都有一块空地，当地的孩子們就选定这种地方做他們游戏的場所。奧馬尔就是在那种地方渡过他的空闲時間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他全部的時間。有时候他認為学校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可做，于是去找別的野孩子。如果有誰想去对他母亲說：讓孩子这样到处閑蕩是不怎么妥當的，孩子有走入歧途和沾染上浪蕩和懶惰習慣的危險，她一定会大吃一惊。誰能說得准呢？因为他不单是受着他自己的兴致的支配，而且还受着比他大的孩子的影响。那些大孩子都是些愛吵鬧、厚臉皮、手脚不干淨、在附近几个区里橫行不法的淘气鬼。他們的年齡和他們的拳头都压得住他。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鬼，成天在城里蕩来蕩去，專門干坏事，惡作剧。他們从来不錯过机会为非作歹，来掩盖他們內心的緊張。

① “德尔布”(Derbs)：旧城区里蜿蜒曲折的窄胡同。——原注